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二十九回 被禁錮離懷通尺素 和秋興哀唱動江關

卻說漁陽那天尋不見尾生，昏睡一覺，霍的立起身來，一出門便撞入伯純家內。同甘棠鬧了一陣。氣烘烘的不覺酒饑又發。幾次過酒家，想要進去大喝，只覺頭上有神明監察著的一般。不放出兩隻腳進去，沒奈何只得又到廟裡來。見房門兀自開著，想：「虧是在這枯廟裡，不然有一百萬家私也被人偷去了。」進了門，見屋主人兀是未還。牀上的被褥絲毫也沒動。便向牀上躺著，不知不覺的睡去了。

一覺醒來，見尾生已坐在那裡發怔，像沉思著什麼事一般。

忙豎起來摩著肚皮道：「先生好呀，再不來要把我氣死哩。」

尾生一聲也不發。漁陽還自喃喃訴說著前事。把同甘棠衝突的事講完了，指望他說話。那知他輕輕把手向自己搖了幾搖，一手提著筆向一張紙上橫七豎八的畫著。忽而微笑，忽而長歎。

身子雖兀然坐著，覺他心思上的忙迫，比循牆環走的還甚。雖不知自己說的話究竟聽見了沒有，便也不敢去多問，只默默的立在那裡。這也算是他生平破題兒第一回，要是別個人不理他時，早奮臂大呼，罵一個暢快哩。

又好一回，見尾生將那張紙一絲絲扯個粉碎，■著枝火柴，一條條燒了，才回眸冷然道：「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，這都是不關重要的勾當。我今問你，譬如我為了一件公事，要差你到極危險的地方去，你能頂著個死字去做麼？」漁陽正沒出氣著，聽見這句話，不覺勃然道：「只要死得爽快，比活著受氣強多。

你儘管使喚罷！」說完等著話，似立刻要走的樣子。

尾生笑道：「原也未必定死。只須把死字頂著，便什麼事也不顧了。我問你：第一件，能受盡氣惱，不惡聲相向，把真面目藏去，裝出假面目來同人周旋兒？」漁陽道：「能，能！」

第二呢？」尾生道：「第二，問你在這兒知己的，有荷戈執戟的人物麼？」漁陽道：「有，有！第三呢？」尾生道：「第三，問你……」說到這兒時，霍的立起身來，冷下旁（防）向漁陽臉上一掌道：「呸！你會辦得這些，也做那無益有損的事了。」

漁陽不覺大怒，想還敬他一掌。忽然頰上掌痕直印入心裡，把知識打將開來，恍然大悟，把怒意全般收斂，笑嘻嘻道：「這打也是玩得的。你不信我這句話，便算是我吃多了，放屁罷了！」

尾生不覺大喜，攔頭一揖道：「不想你這幾天來，工夫長進了許多。」漁陽也笑道：「工夫長進不長進也罷，只面上還辣辣的在那裡作痛呢。」尾生見他這樣，非常快活，悄悄的附耳向他說了幾句，他便欣然走了。

這一去不打緊，那時甘棠、伯純正在挹芬家，忽見一人送進封信來。見是鶴山的。忙抽出來看時，見上邊寫道：

僕以家禍獲罪長者。幽錮之慘，及今五日，重以蛾眉謠詠，遂令鸚鵡笑人。嗟乎，不幸生世家，觸地網羅，攀禁之下，閭巷損其愁苦，而人言樂莫若長鶴山，此際或識者諒之耳。昨晨有粉飾僕事告阿兄者，老人阿柄既倒，臥榻斃人，聞訊之後，乃為他人作嫁，又怒僕無狀，挾雷霆之威以興。夫僕特一狂生耳，箕裘之罪，誠何足辭。然以視攘羊之子，猶有竊怨，知我者天，曷其有極。然此僅足為君子言耳。君輩以僕故，亦遭嫌疑，而獻媚者且謂是訥毗之倫，罪逾誅戮。竊恐笙歌未撤，斧鑕可懷。謹密以聞。

嗟乎，時日卒卒，生死未知，僕誠休矣，而徐陳應劉，一世人倫，沐浴自歸，當亦不失故秩。是在識時務者自策之耳。挹芬何狀，為僕勞苦不盡。

兩人看了這信，不覺面色驟變。甘棠放下酒杯，不住循牆而走，一面立刻呼套車。伯純卻不脫書生呆氣，拍案歎息道：「這從那裡說起！鶴山竟遇這箕之煮。他教我自策，這不是明明罵我麼？拼我這付（副）老骨頭不著，到今日倒要打個千秋計較呢。」

甘棠見他這樣，微微笑著，先自走了。

伯純也不去管他，只將那信一看再看，歎息不已。挹芬不解所謂。只站在旁邊問：「長公子寫些什麼？」伯純將張紙遞給他道：「公子不能來，卻很牽掛你，囑你自己保重呢。」挹芬聽了，黯然不語。伯純道：「我今天不醉不歸。你教他們把這些肴核收拾了去，只留幾個碟子，我們慢慢的飲罷。」挹芬叫人上來，將殘肴撤了去，把杯碟另移在個矮幾上，自陪著伯純上炕小飲。伯純喝了幾杯，想起自己原是個名宿，不應出處之間，造次到這樣。如今臨崖欲勒，悔已無及。不覺從良心上一縷縷熱將上來，直紅到面上，執著杯低首無語。

挹芬知道那信上定有些蹊蹺，只不便去問他，但說：「大人萬事排遣些，看杯裡酒冷哩。」伯純停了杯，突然問道：「像你們門戶人家，一個姐兒忽然良心發現，把舊時生活一概棄去，情願布衣菜飯，也算得是個有志氣的人麼？」挹芬知伯純必定別有個意思在那裡，點頭道：「怎不能算有志氣？只污泥不染，天壤間那裡有過這種人來。」伯純聽了，忽然擊節大笑道：「挹芬警我不淺！我今夜便要脫棄一切，借你妝閣作我個清修道場哩。」說完，覺得心地開朗，連眼前那只電燈也似光明了許多。

兩人又飲了幾杯，聽得窗外蕭蕭落葉，遠遠的送來一陣秋風，帶著些殘歌餘笛吹來。接著一陣笳鼓聲，四郊相應，把庭前落葉驚得亂舞。伯純不覺感懷家國，一段牢騷非詩莫吐起來。

便就幾上寫了《秋興八首》道：

落葉蕭蕭楓樹林，鬼來窺戶夜森森。  
一天霜壓關山壯，萬里魂歸海國陰。  
白髮未消他日恨，黃花猶識故人心。  
西風高處應無禁，倘為徵人送暮砧。  
太液無波玉蝀斜，頗聞天子字重華。  
九秋鷹飽能摩翅，八月河清尚待槎。  
仙露擎成雙掌淚，暮煙吹落一城笳。  
如何靈沼芙蓉岸，寂寞開為紅蓼花。  
西山隱隱起斜暉，南雁冥冥入翠微。  
幽谷哀猿能獨笑，向陽秋燕故群飛。  
過江庾信文章重，入洛機雲志未違。  
正是長安工進頌，西山無語蕨初肥。  
江左人才擅賭棋，不遑涕淚為人悲。  
帝城羽戢開元日，仙仗旌旗建歷時。  
楊惲成功為告密，馮唐易老孰驅馳。  
江頭日落歸暝晦，萬戶秋風起暮思。  
控弦鳴鏑入陰山，歌笑無端塞兩間。  
屬國冊書空萬里，興王魁壁耀重關。  
芙蓉小院開金，輦路清塵照玉顏。

白鹿南來乾氣運，梯航聞已列朝班。  
霓羽仙人在上頭，驪山殿宇一時秋。  
登台神女工貽佩，欠聘天孫善織愁。  
枳棘風高棲野鷲，菹鱸味老狎浮鷗。  
中興諸將皆髦俊，壓駿彎強列大州。  
司隸將軍一夕功，偶然安攘滿寰中。  
殊恩淚沐蒼生雨，大國歌開壯士風。  
羊角玄經丹灶冷，昆明雲錦露房紅。  
銅台西峙漳流壯，赫赫威儀坐釣翁。  
西去江源自演迤，東來神物失摩陂。  
麒麟文蹇窮留廓，蚊蝶香殘冷抱枝。  
漸老情懷中酒易，平生哀樂為人移。  
千秋悵望同蕭瑟，古屋荒江涕淚垂。  
說（寫）完，擲筆歎道：「意盡於此，淚盡於此。挹芬，你差個人送我去罷！」真是：